

高溪镇

鲁小平 著

Gaoxizhen

CS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高溪镇

鲁小平 著

Gaoxizhen

I247.57
3269

CS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高溪镇 / 鲁小平著. —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5.8
ISBN 978-7-5561-0973-9

I. ①高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179514号

高溪镇

著 者 鲁小平
责任编辑 龙仕林 蒋玉婷 黎红霞
装帧设计 黎 珊
特邀编辑 黎 蕾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邮 编 410005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
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10 mm × 1000 mm 1/16
印 张 23.5
字 数 37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561-0973-9
定 价 48.00元

营销电话：0731-82683348 （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）

高溪鎮

弘治



目录

上 卷

第一章 地狱之门 02

杨树安走得很快，头也不回，如逃离地狱之门一般。

第一次看到白尖尖着实把杨树安吓了一大跳。大白天的，见鬼了！就在病房的走廊上，T字形拐角处。女孩在眼前一晃，转背就消失了，就像突然钻进了那根粗大的水泥柱子里面。

第二章 担保 12

两人不欢而散。离了小店，杨树安又一次像一只无头苍蝇、一条丧家之犬，不知道往哪个方向抬腿。家暂时是不能回了，水芙蓉定是饶不了他，无非又是吵架，破口大骂。

第三章 高尔夫 25

晓丽跟尖尖一前一后地走过来。陈一民一见尖尖，眼睛一亮，刚要说话，却被卞小东背后拉了一把，暗中使了个眼色。

第四章 古镇 41

过了石拱桥，缓坡脚下是一排菜地，据说是日军当年的一处慰安所，早只剩下断壁残垣。县有关部门正有意将其作为一处文物保护点。

“那女孩是鬼子翻译吧？”杨树安说。“什么鬼子，朋友！”卞小东一乐，“树安你真好玩。”

第五章

私情

51

第六章

不良资产

64

第七章

处女

78

第八章

高溪水库

87

第九章

哭泣的墓碑

97

第十章

拍卖

107

第十一章

狱中手记

118

“嫂子嫂子……”双手抓住她的肩膀想将她推开，却不知对方纤细的手哪里来这么大的力气，怎么也挣不脱。

“人嘛，生来负债！一辈子债务缠身！还没出娘肚子就开始欠账，死了进了棺材进了火葬场，又有几个能完全了结自己的债务！不了结，自然就形成不良，变成烂账。”

“你威胁我！”陈一民头一炸，真的急红了眼，想挪步上前抢那手机。白尖尖差不多高出他一头，右手长长的一根食指顶住他的前胸：“别！别抢！抢了也没有用。我告诉你，你应该相信我肯定留了底。”

“不！”厉天麒的眼睛里有些血丝，脸色灰暗，头皮暗淡，没有光泽。他打断杨树安，十分认真，“说起来，项目情况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……检查组的领导明天就来了，提前准备一下没有坏处。对吧？”

他突然发现，所有的信息最后落款总有一个符号：“π”。高老师？德哥？他懵了！

霏霏细雨湿了墓碑，细细的雨露凝结，然后从上往下滑落，划出了一条条清晰的泪纹。墓碑在哭泣。

石头又双膝跪地，“哥……”“你又来了是吧？”卅小东一脸愤怒，“王八蛋，滚！”谦谦君子卅小东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。卅小东预感到将有一场暴风雨的时候，暴风雨说来就来了。

第一个来看杨树安的是卅小东。上午九点多，孙干部告诉杨树安，说你老婆来看你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杨树安内心无比激动，鼻子一酸，想哭。杨树安一时目瞪口呆：高老师？德哥？德哥被孙干部带进了404号！

第十二章

广大集团

132

晓丽明显有点生气了，嘴唇一翘，瞪了他一眼，不再说话，半晌，弱弱地说了一句：“我能怎么的。”卅小东见状，忙说好话哄她。晓丽不再生气，停了一会，“我才不管哩！你喜欢我就行。”

第十三章

诉 讼

143

说着便近身拉了尖尖的手，“太好了！正好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这就是我常跟你说起过的大哥。这是尖尖，你未来的三弟媳妇——”却见尖尖脸色特别难看，青红紫绿。史晋更是一脸愕然。

第十四章

404 号监房

155

杨树安第二天一大早被监房里一阵喧哗声吵醒。德哥死了！大年夜，德哥吊死在放风间，全身僵硬地挂在水池边的墙壁上，眼睛睁开，朝着西南方向。……杨树安像是做了一场噩梦。

补记 I

170

“八嘎！”鸠山少佐怒骂，挡在了中间，扬起一只手，左右开弓，还老先生两记耳光。“畜孽！”老先生闷吼一声，急火攻心，狂喷一口鲜血……

下 卷

第十五章

会 所

178

“胡说什么呐！”卅小东手指敲了一下桌子，眼睛一瞪。晓丽吓了一跳，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动了动，不再吱声，也不知道自己今天怎么了，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了。卅小东皱眉绷脸。场面有些沉闷。

第十六章

天堂电梯

186

什么也不用想，什么也不做，好像自己睡在了一片青青的草地上，和风吹拂，又好像仰面躺在一条帆船之上，漂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。头脑里一片空白。灵魂早已脱离了躯壳，向上飘荡着，飘荡着……

第十七章

葬礼

195

最终没能见到晓丽最后一面……他紧紧地抱着早已冰冷的晓丽，不肯撒手。他轻轻地整理晓丽的衣服、头发，轻轻地抚摸那张俏丽却毫无血色的脸颊，轻轻地按摩她的手臂、大腿、小腹、胸脯……

第十八章

圆周率密码

209

“18, 526, 1032, 9, 1764, 99。”每一个数字代表圆周率小数点后面的位数，6位数密码。输入密码的时候，他有些紧张，直到那密码锁“咔嗒”一声响。声音不大，却很清脆。

第十九章

青园宾馆

221

“走了？”“未必还有夜宵吃？”单丹冷笑。“夜宵没有，香蕉有一根，想吃呗？”他笑得十分淫邪。

第二十章

德之园

233

杨沐之也听得毛骨悚然，叹出一口长气。他伸出手，抚摸着尖尖的肩膀。尖尖身子一歪，倒在他的怀里，将他紧紧地抱住，“呜呜呜”放声号啕大哭。

第二十一章

后代

245

“事情怎么会弄出这么个结果来了！”史晋道：“二弟呀，我早说过，女人嘛，就像男人身上的衣服，穿了脱，脱了穿……”厉天麒打断他：“大哥，这时候也就没必要再说这些了。”

第二十二章

玉山公墓

256

“坏了！”他说。“什么坏了？”“坏了坏了！”他说，“白玫瑰……”

第二十三章

山雨欲来

263

只见她高挑身材，里面全套粉色真丝睡衣睡裤，外罩一件浅白色锦缎长夹袍，一条缎带松松垮垮系在腰间，气质高雅。凌军走近，说：“尖尖姐永远是我们心中的白玫瑰！”

第二十四章

快意恩仇

273

丁小东住的酒店就在西单附近，不想打车，一个人迈开双腿步行。夜风凉凉的，马路上没几台车，行人更是稀少。灵镜胡同口，一家铺面还亮着灯，进门要了一碗馄饨，吃出一身微微汗。

第二十五章

上市公司

284

女人一下就急了：“教授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您看……”边说边从身边的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子。

杨沐之接了：“很谢谢你！”头也不回，出了门。

第二十六章

邂逅

293

心想，别是碰上了女妖！原来那人正在接听手机。搞笑！有些忍俊不禁，自己心神不定，哪有什么女妖！仔细听，觉得那说话的声音有点熟。待到近处，路灯下，那女人……不是他朝思暮想的白尖尖又是谁？

第二十七章

游戏

304

大哥眼睛里总有那么一股杀气，哪回见面都一样，不知道是不是职业标志。最近有些古怪，几次吃饭都喊不动他，也不知道忙些什么。虽是一脸疲惫和倦容，但那股杀气不减。“援个什么藏啊，大哥？”

第二十八章

谜团

315

“那，那什么……”他有些不知所措，隔着宽大的茶几，目睹尖尖满脸泪水，仍怔怔地看着自己。他看到了当年的那个尖尖，柔柔的，弱弱的，让人怜爱。

第二十九章

南天别墅

323

“有屁快放！”“那个凌军曾经和一个人关在一起……”“石头你是不是便秘呀？快说，谁？和谁关在一起？”“杨树安。”“杨……”丁小东木了。石头在电话里还在说着，他似乎一句也没听进去。

第三十章

罗密欧与朱丽叶

333

半晌，下面不再反抗，没了动静。终于放开二人，将衣物一一揭了，却见那二人紧紧地搂在一起，身躯扭动，没有半点放开的意思。

第三十一章

收 官

344

你在天堂还好吗？这一方小小的电脑显示屏幕，是不是天堂为你开启的一扇窗户呢？此时此刻，杨沐之心情异常平静，感觉德哥就在身边，在某个角落，正注视着自己。

第三十二章

故 人

349

有人进门。厉天麒看也没看，从皮夹里掏了钱向来人递过去。“厉处！”对方叫了一声。厉天麒抬头，猛地一惊，不亚于见了外星人：“杨树安！”

尾 声

359

千月喜出望外，忙把牛牛递给儿子刀中，迎了上去。

补记 II

360

小鬼子的脸涨得通红，又渐渐变白变绿，嘴里快速地呼里哇啦，大概不停地说着“不，不，不……”尖刀硬生生地插了进去，血沿着刀柄流淌下来，流到了他的双手，流到了他的衣袖。

上 卷

◇ 第一章 ◇

地狱之门

001

杨树安在看守所度过了这一年的春节。

大年三十晚上德哥自杀以后，看守所明显加强了警戒。404号监房二十几个弟兄在军少爷安排下轮流值守。一是干部有交代，出了问题拿军少爷是问，二是军少爷内心也生怕杨树安跟着上吊。那些日子，一直阴云密布，气温骤降；一个子夜时分开始下大雪，中途断断续续，一连一个多月。

快天亮的时候，雪终于停了，天空豁然开朗。

杨树安通宵通宵地失眠，即使稍稍入睡，也是一个接一个地做同样的梦。梦境与现实，光怪陆离，形形色色，不停地在他凌乱的思绪空间切换，常常不知身在何处。德哥临终的情景总在眼前飘来浮去，冰天雪地，德哥的灵魂怕是也早已被冻透了。

一大早，军少爷组织二十几个弟兄列成整整齐齐的队伍，为杨树安送行。检察院的两个人没穿制服，在门外候着；看守所副所长孙刚陪同，喊杨树安的名字。杨树安梦游一般出了404号监房，随着栅栏铁门刺耳的“咔”的一声关上，军少爷一声接一声地嘱咐：“树安兄弟，莫回头！莫回头，兄弟……”

从看守所到乌山县检察院也就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，警车却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。路上的冰雪，早被冻成了一层厚厚的硬壳。警车出了看守所的大门，在一条简易公路上走了约两公里，便上了国道。一上国道，拉警报灯警笛，一路小心前行。自从开通了高速公路以后，这条国道的车流量少了很多。开车的是板寸头，极短而浓密的发根，头皮发青。杨树安感觉那警笛声像刀子一样在

他的胸口上剜，从后座看那板寸头，只觉得光亮如一颗硕大的灯泡。

国道在高溪水库的弧道上只是轻轻划了一条切线。枯水季节，高溪水库里的水很浅，远远看去，碧绿呈一汪不规则的椭圆，沿岸像极了前面那位板寸头的青亮头皮。

经过高溪镇，警车仿佛只是一闪而过。

杨树安一眼就看到了顾正军脚上那双污浊的皮鞋，穿了好多年，早已磨损变形。顾正军估计是开着他的那台破桑塔纳来的。

杨树安本来就个子小，而且又黑又瘦。他畏畏缩缩地被带进了一楼办公室的门，一件油光发亮的旧棉袄胡乱地裹在他身上。棉袄是德哥的，他脱下自己那件崭新的羽绒服，将德哥冰冷的尸体裹了。天冷，哆哆嗦嗦的，只见他点头哈腰，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。

“树安！”顾正军迎面喊了一声，伸出右手。

杨树安吓了一跳，眼睛怔怔地望着顾正军，像是不认识，倒退了一步，又忙搓了搓手，双手将顾正军伸出的手轻轻地握了握，便迅速撤回来，手冰凉。

屋里开了空调，很快，杨树安的额头开始冒汗。

县检察院的两个人一黑一白，黑的高大威猛；白的矮胖，脸上找不到一根胡须，肉往横里长，板寸头。黑白双煞说着话，赔着小心，但不管他们怎么一副谦虚谨慎的态度，还是给人一种凶神恶煞的感觉。黑高个倒了两杯热气腾腾的茶，双手递上，说一些安慰的话，眼睛只看顾正军，避开杨树安；又插科打诨地开玩笑，其实并不好笑，他自己却笑得有点夸张。板寸头在整理杨树安留存的衣物，从铁皮柜里拿出来衣服、鞋子、眼镜、几盒软盒装的白沙牌香烟，还有一些零碎钞票，一起装到一只塑料袋里，并在一个蓝色塑料封皮的簿子上登记了。

“杨树安！”板寸头喊了一声。

“到！”杨树安马上一个立正，很响亮地答应。

“别别，不是不是……”板寸头笑了，有些不自然，不好意思。板寸头说：“杨科长，请你签收。”

“对了！”板寸头好像刚记起什么，急忙又打开了另一个铁皮柜，搬出一大沓稿纸，陈年烂账一样。“这可是你的一大收获啊！”他笑了笑，递给了杨

杨树安。杨树安很小心地接了，连说了三个“谢谢”，腰差不多弯成了一个直角。

杨树安摘下看守所专门给他提供的那副软塑料架眼镜，换上自己那副金属架的，但后者似乎反而与他的脸不相配了，眼镜跟架在一块生硬的木偶脸上一样。

杨树安提了袋子就要出门，板寸头说：“就走啊？”杨树安快速收回已跨出门的左脚，一脸惊慌失措。板寸头忙又笑着解释：“不是不是……我的意思是，大过年的，吃了饭再走吧，我们请我们请。”哈哈干笑了几声。

“是啊是啊，今天农历正月二十九，有过正月还是过年。”黑高个声音嗡嗡的。

顾正军道：“不了不了，要请也是我请，下次吧，下次吧。”见杨树安还在发愣，便拉了他的手，出了办公室的门。杨树安似乎这才发觉顾正军比自己高出了半个头。

顾正军两个“下次吧”，听得杨树安心里直发麻。

客气完了，黑白双煞有说有笑地送他们出大楼，边走边握手道别，如亲人一样。

杨树安走在前面，刚出大楼，见一辆奔驰越野车在宽敞的门楼楼道上刚好停住，驾驶室的门被推开，走下来一个人：卫小东？！杨树安停留了半刻。

看样子，车走过乡间泥土路，没来得及洗，车胎、轮毂上沾满黄泥，由深到浅飞溅到车的下半身。

“……！”杨树安心底里暗暗地惊了一声，牙有些痒。

奔驰越野车后面，紧挨着一台黑色的警车。车上下下来一彪形大汉，足有一米九，阔额方脸，制服大衣，大盖帽。此人正是县检察院的检察长史晋，大名鼎鼎的史检。当地老百姓很多私下地称“屎检”“粪检”，谁不认得？

门楼楼道里顿时就热闹起来。

黑白双煞见了史检跟见了亲爹亲妈似的。

“树安！”卫小东双手把杨树安的手抓了，“对不起，兄弟！你受苦了！过年前又去了一趟日本，刚回，所以一直没有再来看你。忙啊，都是些乱七八糟的破事。所以，无论如何，今天我得来接你。”

杨树安一脸茫然，毫无表情。也许是室内外温差大，全身又开始瑟瑟抖动。卫小东忙脱下身上厚厚的大衣外套，披到了杨树安的身上，说：“穿上，穿上。”又忙不迭地帮他把手套整理好。

“杨树安！”史晋走近，声如洪钟。

“到！”杨树安猛一抬头，又很快把头低下，立定原地不动，披在身上的外套过长，显得十分滑稽。

“你看，我别的什么也不说了。”史晋海拔高，说话时喉咙里有些嗡嗡作响，“你面子真大，丌总丌大老板非要亲自开车来接你。下不得叉地！回家好好休息几天吧，别的事以后再说。走吧，上车吧。”伸手想去拉他。杨树安仰起头，看了一眼，头再没有放下，一直仰着，眼睛盯着高处的那张方脸，木头一样动也不动，近视眼镜玻璃有些模糊。史晋被盯得有些不自然，眼睛忙看别处。

丌小东见状，忙近身将杨树安的肩膀扶了，柔声道：“走吧，上车吧，兄弟。”

杨树安没有动，回过头，看了看不远处似乎早被人忘记了的顾正军，甩了一下胳膊，外套被褪到了地上，像是对自己说“车太脏了”。径自朝顾正军走去。

大雪过后，阳光普照。

杨树安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有一种从阴冷潮湿的地底下爬出来的感觉。已是早春，春寒料峭。太阳很亮，照着白茫茫高低错落有致的街道、树木和操场。

南方的雪甚是妩媚、妖娆。

寒风中，阳光明媚。

县检察院大楼不高，十来层，位置却在高处。挺拔结实的钢筋栅栏把大楼和前坪团团围住。出大楼，走下十来级台阶，就是一片宽敞开阔的水泥地，两端有篮球架，雪地上间或能看出篮球场的边线、罚球位置等。三五台警车不规则地停在球场的中心，有的全身被雪覆盖，有的被胡乱地打扫了。边缘是绿化带，被修剪得整整齐齐，驮满了雪。高出一头的乔木也是整整齐齐，只有几枝枝丫被压得弯了腰。

车道将球场包围，形成一个椭圆形圆圈。从马路进传达室，右转向左包抄往上，就到了门楼。再右转向左包抄，就到了传达室，出了传达室就是大马路了。车道一上一下，一左一右，两个对称的缓坡。

高大的钢筋结构的大门似乎永远关着，只在大门上装了一个窄窄的小门。小门一开，就像整齐的牙齿缺了一颗门牙。

十一个多月前，杨树安进了这个院子，就是这样包抄着来到门楼，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拽着下车进了大楼——只在这个院子里画了半个圈——不少人也就只

画了这半个圈，剩下的半个圈永远也没有机会画完，或者，得花上几年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，再从这里把圈画完后离开。

车道上的雪被扫向路的两边，地上干干净净，露出洁净的灰色水泥地面。

杨树安跟着顾正军，右转向左包抄，一直向前走。他见顾正军不时回头瞟了一眼奔驰车。透过前挡风玻璃，杨树安下意识地瞟了一眼，副驾驶位上有一个女人的身影，那女人一直没有下车。

不用说，肯定是那个叫晓丽的女人。

杨树安走得很快，头也不回，如逃离地狱之门一般。

顾正军有点跟不上。

刚出大门，杨树安突然眼前发黑，白花花的雪地照得他一阵晕眩，差一点栽倒。顾正军紧跟身后，见他有些歪歪倒倒，忙将他搀了。杨树安一甩胳膊，将顾正军推了个趔趄，自己也踉踉跄跄，手上的塑料袋掉到地上，那一大摞稿纸散落一地，被冷风吹得七零八落。

顾正军的那台黑色的破桑塔纳轿车就停在门口的马路边。

“乌龟王八蛋！”杨树安脱口而出。

顾正军忙不迭地帮忙收拾。几张稿纸飞向马路中央，杨树安毫不犹豫地追出去，差一点被一台发疯样的渣土车撞上。

杨树安小心地整理那一大摞稿纸，把沾了雪水的一面一张张往自己身上贴。稿纸被密密麻麻地写满了，有几页跟烂菜叶子一样，脏不拉几。他精心地整理着，旁若无人，一沓一沓地将稿纸送回塑料袋。

“乌龟王八蛋！”他骂了第二回，狠狠地。

二人面对面站着，并不说话。杨树安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支白沙烟，却没有火。顾正军忙掏出火机，帮他点，风大，点了三次都熄了。顾正军敞开棉大衣，拉起，拦在上方，两个脑袋凑到一起，才将烟勉强点上。杨树安有些迫不及待地猛吸一口。隔着浓浓的烟雾，杨树安仍旧佝着背，脸有些变形。

顾正军站在一旁一直看，猛地将他的肩膀揪了一把，说：“狗日的杨树安，不认识我了？老子是顾正军！打起点精神，行啵？”

他怔了一下，有些惊惶，近视眼仔细将顾正军打量了一阵。

顾正军笑了笑，眼睛看着对方那一大摞稿纸，说：“我帮你把狱中手记整

理成一篇小说吧。”

他又看了看顾正军的脸，一脸茫然。

“几个月时间，不仅学会了抽烟，还学会了骂人，狗日的！”顾正军骂道。

乌山县就在省城的近郊，县城离市区中心不到 20 公里。

二人上了车，谁也不再说话。

顾正军发车，突突突……车子熄火。再打火，突突突……车子像心脏将要停止跳动的病人。顾正军脑袋出汗，手忙脚乱，眼睁睁地看着越野车和警车从院子里开出来，一前一后地从身边开过。他索性双手放下，仰头出着粗气。

杨树安坐在副驾驶位置，毫无表情，像霜打的茄子，更像一摊烂泥，仰面靠在座位后背。眼前的一切似乎与他毫不相干。

半晌，顾正军坐直了身子，侧脸看杨树安，见杨树安正对着自己双腿的上一个杌子发呆。

顾正军顺手取过第一页：

4 月 10 日，这将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！……高个子黑得像从非洲来的，一身肌肉像要把身上的衣衫撑破。他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了的“拘捕令”，大声向我宣布：“杨树安，你因涉嫌贪污受贿，经乌山县人民检察院批准，现对你实行刑事拘留，请你签字。”那上面盖了鲜红的大印，印章中间的国徽很是耀眼。我说：“我杨树安没有犯罪，你们凭什么要拘留我？”对方说：“我们只是例行公事，请你签字。当然，如果你拒绝签字也没关系。”我知道，此时抗争是无谓的。

一副锃亮的手铐……

……

高溪水库？天哪！我知道高溪水库迟早有一天会出事！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
……

顾正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抬起头，汽车挡风玻璃仿佛成了一块电视荧屏，正一幕一幕地上演活剧，画面快速切换，人物、场景闪动，情节跌宕起伏……他记得很清楚，到今天整整 10 个月零 13 天！

他发现杨树安头顶偏左的位置，居然长出一小撮白发，而且白得十分有力。